

清渠濯沃土

吳捷

想了解中國人引黃灌溉的歷史，不妨去銀川。

因為生長在大城市，不事稼穡，「天下黃河富寧夏」，在我看來就是「躺贏」：黃河一過，附近地區的農業自然而就發達了。來到銀川平原方知，如果沒有兩千多年來引河、開渠的辛勞與經驗，就無法養育「塞上江南」的風景與豐足。銀川，正是一個露天的「灌渠博物館」。

史地不分家，欲知歷史，先明地理。所以柏楊在《中國人史綱》開篇，先將中國地理作為「歷史舞台」捋了一遍。說到黃河，柏楊形容它是「一條喜怒無常的巨龍，專門製造可怕的災難。」四千餘年間，一千五百多次小決口、七次大決口、七次大改道，吞沒無數生命和財物。

柏楊著史譯史，常感慨中國的天災人禍。寫於獄中的《中國人史綱》，憂患之作，充滿「哀其不幸」之情，認為黃河「對它兩岸的居民，幫助很少而傷害很大。」《史記·河渠書》倒是看到了水之為利、為害的兩面。司馬遷實地考察過傳說中大禹治水的龍門和五湖，去過黃、淮、濟、泗流域，到西蜀看過離堆（都江堰的一部分），北至朔方（今鄂爾多斯附近的河套地區），也在公元前一〇九年漢武帝指揮「瓠子堵口」時，與士卒和群臣一同負薪填河。萬卷書、萬里路，拓展出司馬遷宏大的視野。《河渠書》首創「水利」一詞，既寫黃河氾濫、決口之害，又記治理黃河、開挖溝渠之利。

今天的銀川，三區兩縣一市（興慶區、金

鳳區、西夏區、永寧縣、賀蘭縣、靈武市），還能見到多條古渠。靈武的秦渠，據傳為秦將蒙恬所修，今已用水泥加固，沿渠兩側是簇簇一層樓的民居，護着高大的棗樹。大約於漢武帝時開鑿的漢延渠，流經靈武市、興慶區。西幹渠利用西夏吳王渠，在賀蘭山東麓滋潤着永寧縣、西夏區和賀蘭縣的水稻、小麥、玉米、大豆和甜菜。清初開挖的大清渠，於興慶區匯入唐徕渠。

在興慶區，我們途經高樓林立的北京東路、北京中路，從寬寬的唐徕渠上駛過，只見渠水——也就是引來的黃河水——顏色磚紅帶黃。此渠修於初唐，始自青銅峽，北經永寧縣，在銀川市將興慶區、金鳳區分隔，縱貫市內西湖、陳家湖、寶塔湖等相連水系，襟帶寶塔湖公園、唐徕公園，再往北穿過賀蘭縣。作為寧夏最長、灌溉面積最大的水渠，它澆灌了一百萬畝農田，也為沿途的湖泊、濕地提供部分水源。

還有一些小渠，如尹家渠、紅花渠，已埋沒在新修的公路和房屋之下。去金鳳區唐徕公園，我們開過「尹家渠北街」，卻找不到「渠」的蹤影。當地人說，尹家渠曾是唐徕渠的支渠之一，四五米寬的小土渠，往北注入西湖水系。小渠已消失，留下帶「渠」、「溝」、「閘」等字的地名，背後隱現着引黃灌區的人們千年來合力挖掘的水渠大綱。

在銀川市古建築之一的玉皇閣，我與「清渠決決：銀川平原古渠影像展」不期而遇。原來，三面環沙的銀川平原原有十四條古渠系，至今渠水仍源源不絕，除了灌溉農田、養殖水

產，還改善、優化了本地生態環境。春柳秋螢，夏雲冬雪，唐徕渠在銀川市區為寫字樓、居民區和停車場簇擁着，人行橋、公路橋飛架其上；在永寧縣，它潤澤着兩岸劃成長格或方格的農田和樹叢。銀川北的平羅縣東是清代的昌潤渠。銀川之南，中衛、中寧一帶，有西漢七星渠和元、明時期的美利渠。雍正時鑿成的惠農渠蜿蜒逶迤過興慶區，於賀蘭縣段水閘處白浪澎湃……二〇一七年，寧夏引黃古灌區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，那是對前人智慧和汗水的致敬。

銀川平原古灌區，只是先人治水、化潛在水害為水利的一小部分。中國各地引河、修渠以利洩洪、漕運、交通和灌溉的史事，《史記·河渠書》和《漢書·溝洫志》多有記載。戰國西門豹引漳水溉鄴而魏國強盛，秦鄭國渠引涇水而關中成沃野。漢武帝時鑿白渠，亦引涇水，民謠稱讚道：「舉禹為雲，決渠為雨。

涇水一石，其泥數斗。且溉且糞（淤泥增肥），長我禾黍。衣食京師，億萬之口。」關中六輔渠（鄭國渠的六條輔渠）和靈軹渠引堵水，汝南、九江引淮水，秦山下引汶水，「穿渠為溉田，各萬餘頃。」

水利是衡量國力與政治的標誌。王朝統一且富庶時，比較有財力和精力來興修水利；一旦王朝衰微或瓦解，溝渠也難免乾涸、壅塞，河流決口，百姓流離。《溝洫志》後半部記載西漢後期君臣治理黃河的討論，讀來令人氣悶。當時學者大多缺乏技術知識和實地勘驗，卻對傳說中大禹治水的方式深信不疑，難以天人感應和陰陽之學，泛泛空談，最後仍因朝廷自顧不暇而罷議。

乘車從吳忠到銀川，窗外平原碧綠，草木滋榮。在銀川，網約車司機指着路邊，十分自豪：「這裏的行道樹好多白楊，擋住了不少風沙，它們都是黃河水養活的！」綿延千年而留存至今的十數條引黃古渠，以及它們旁枝蔓生出的眾多支渠，作為農業文明的命脈，見證了興亡與分合，苦難和復甦。是它們引來母親河的活水，養育了沿渠的動物植物，把生命和希望一直延續到未來。

◀寧夏引黃灌區春灌放水時的景象。資料照片



中文大學文物館新翼羅桂祥閣啟用

嚴迅奇：構建建築與自然對話



▲嚴迅奇講解羅桂祥閣建築結構。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後，香港建築師嚴迅奇設計的又一個藝文場館——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新翼羅桂祥閣，3月21日正式開幕。新翼以懸臂式結構立於香港中文大學山城斜坡之上，形態呈現嶺南觸峰之勢，融入香港中文大學之地形地貌，「整個建築取『石下留簷』的意境，我希望它可以是一種建築與自然的對話，好似從山體中延展而出，底部綠樹環繞。」嚴迅奇在開館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。

大公報記者
劉毅



▲張大千的《山水四屏》賦予建築師創作靈感。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嚴迅奇介紹，因為要在有限的空間、且是在山體斜坡之上打造一個十分有氣勢的博物館，並非一件容易事。

為了吸引觀眾入場參觀，嚴迅奇根據山體的結構特質，採用層層而上的階梯，展現一種好似傳統繪畫中的水波感，讓觀眾想要有沿着樓梯進入場館，一探究竟的想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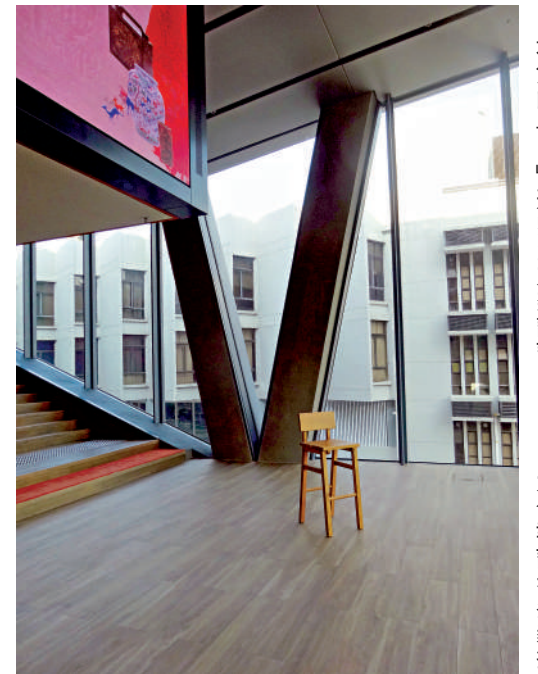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門口的大門設計，參考的是紫禁城的門釘裝飾。今次嚴迅奇在設計新翼的支柱時，也從古代建築中找尋「借鑒」之處，以古代建築的斗拱設計，打造新翼的「V」形支柱結構，既蘊含建築師對「傳承」的思考，也體現了延續性，「我並不是直接做一個斗拱，而是用其設計精神，打造了這個『V』形。」

嚴迅奇強調建築設計並非只是一門藝術，而是要去解決問題。「V」形的懸空支架設計，令整個博物館不再受山體本身的約束，為的是確保實用，也盡量保留斜坡的原貌，「我會凸顯建築的實用功能，再把這種實用性融入設計本身，保證空間的充分使用，繼而提升到藝術的層次。」

樸實無華融入自然

談及在中大校園建設博物館的體會，他追憶起自己在學生時代就很欣賞中大建築的樸實無華，並親自來學校參觀，「我最深刻的體會是，校園的建築貫徹簡潔理念，不會多做裝飾。」所以，嚴迅奇在今次的設計中也追求了樸實風格，配合場館本身的學術氛圍和藝術效果，以自然和建築的勾連，詮釋何謂「天人合一」。

觀眾前來新翼參觀，即可體會如何從山下走上斜坡，層層遞進，再沿着館內的樓梯，就可以到達展廳。嚴迅奇希望建築本身的特色和外觀形象，能吸引到對藝術有潛在興趣的人，觀展人數和觀展體驗之間能取得平衡，達到人在館中看展，藝術氛圍和周邊的自然環境，都能相伴而生的境界。



▲場館的「V」形懸空支柱設計。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步入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新翼，來到利孝和陸雁群伉儷展覽廳，整個展廳的高度為4米半，樓層寬敞，展廳內多見長的展櫃，用於放置長的卷軸，且特意選擇了低反光的陳列效果，「我們善用空間的布局和功能，選擇合適的展櫃，既能保護藝術品，也能令展品與建築特色相得益彰。」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長姚進莊表示。

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新翼展廳正在舉辦「浮世清音——晚明江南藝術與文化」展覽，展出來自中大文物館和上海博物館等本地及海內外珍藏共193件文物展品，涵蓋書畫、漆木器、竹刻、文房四寶、陶瓷等各類器物，其中9件為國家一級文物，彰顯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晚明時期的文化發展脈絡和特色。展期至7月20日。

姚進莊評價展廳布局時，闡釋因為今次展出文物比較多，所以展覽廳有一處可以望到窗外山景的窗簾，是放下的狀態。這也是當時設計的時候，嚴迅奇特意做的空間設計。「倘若將這個窗簾拉開，看出去就是遠處的校園山景，體會『天人合一』。」

新翼還包括利希慎廊（內設咖啡店及書店）、藝術工作室和空中花園。觀眾看畢展覽，可在這個空間點一杯咖啡、享受休憩時光，因為周圍都可以見到自然植被，別有一番綠意盎然的體驗。姚進莊說：「這個空間就是提供給觀眾公餘之外，可休閒的場所。」



▲文物館新翼展覽廳現場。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新翼位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另一側的斜坡之上，狀若文物館館藏之一、張大千的《山水四屏》中的奇峰山石，自山體中橫空而起，「新翼從原有文物館的展廳橫向延伸，以及懸臂式的建築結構，都是我從《山水四屏》中獲取到的靈感，令展館如浮在山體之上，也克服了地理環境為設計帶來的挑戰。」

懸臂式結構突出氣勢

嚴迅奇闡釋道，雖然自己是從傳統中汲取靈感，但不是被傳統束縛，也要考慮現代觀眾欣賞文物展品的訴求。故而，在清水模混凝土的外牆上，他呈現了山水畫淡中有物、或深或淺、疏密有致的質感和紋理，令整個新翼融入中大自然環境和地形地貌，並接通原有展覽廳、大學道及林蔭大道，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長姚進莊所言，從校園的崇基樓望過來，新翼宛如一座「深山中的古剎」。

為了應對建築環境所帶來的挑戰，嚴迅奇所使用的懸臂式建築結構，令整個場館以一種大平面的方式去展現，也更突出建築本身的氣勢，嚴迅奇提及說：「懸臂式設計令有限的場地，也能傳遞寬闊的觀展效果，讓人們的觀展更暢順。」

設計過程之中，嚴迅奇堅持「起承立新，承古融新」，「設計這座新館，主要是想帶出一種傳承的信息，既是文物的傳承，也是將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的過程，亦是對未來的展望。」嚴迅奇表示。

「V」形支柱寓意「傳承」

落成後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新翼的實用面積共1770平方米，包括：利孝和陸雁群伉儷展覽廳、利希慎廊（內設咖啡店及書店）、藝術工作室，以及景色優美的空中花園。身在新館當中，感到四周山體上的綠意撲面而來，「這也是我想呈現的一種效果。」



▲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新翼羅桂祥閣。